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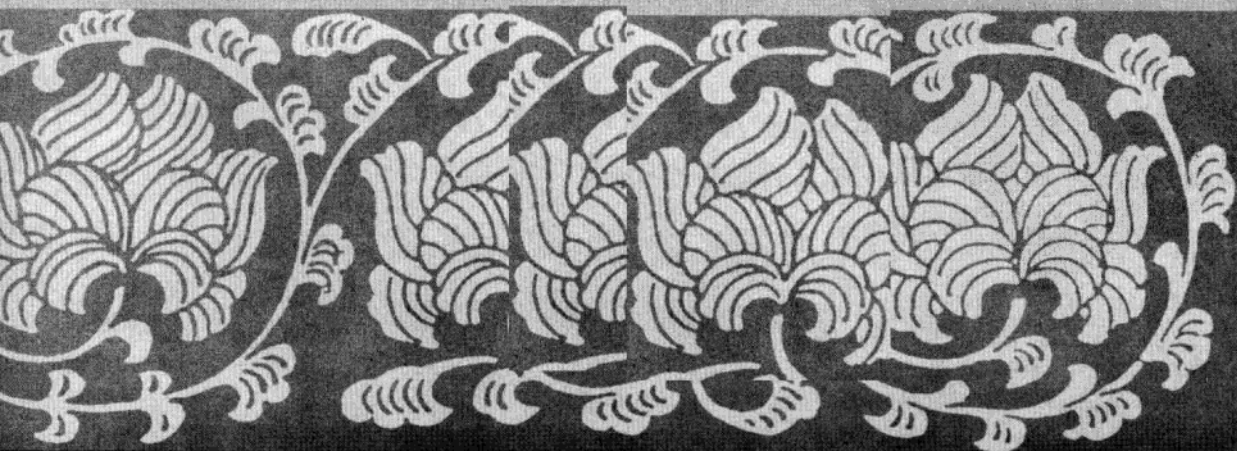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C52/464/10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

第十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李远杰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杨 潮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8 插页 字数 550 千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4564-6/B·201

定价: 450.00 元 (全套共 10 卷) (硬精)



目 录



评《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	(1)
知识与文化评论	(31)
知识与行为	(86)
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105)
论中西文字之优劣	(120)
历史上看中西哲人生活态度之不同	(136)
人生之向上与升华	(148)
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	(159)
论中国建设之道 (节选)	(183)
优胜劣败新论	(213)
时事书感	(216)
对整理四川文献之意见	(218)
提请省府保存全省寺庙塑像经典法物案	(221)
先世界而后国家	(224)

以理性运用文明·····	(226)
教育改革论·····	(228)
中国文教论·····	(252)
论中国文教之特殊精神·····	(263)
东方文教员旨趣书·····	(273)
东方文教研究院缘起·····	(276)
本院开学记·····	(287)
东方文教研究院简章·····	(294)
东方文教研究院院董会章程·····	(296)
东方文教研究院函授部章程·····	(298)
东方文教研究院与《文教丛刊》·····	(300)
东方文教研究院启事·····	(310)
东方文教研究院招生启事·····	(311)
训学·····	(313)
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	(320)
王宝川新传·····	(325)
王恩洋诗选·····	(415)
五十自述·····	(452)
文记·····	(618)
慈妣德教记·····	(618)
追念亲教大师·····	(624)
吴倩芎居士·····	(636)
念严立三先生·····	(638)
悼李仲权先生·····	(643)
怀张安钦先生·····	(648)
念太虚法师·····	(649)

念张茂芹居士	(657)
华县杨公耀海传赞	(659)
昌圆老法师行状	(663)
法相唯识学概论序	(668)
雪天清话	(672)
善女人记	(692)
记余燮阳先生之论书	(693)
《人类和平之展望》附识	(695)
《禅学》之附识	(698)
《中国哲学思想与佛法一瞥》附识	(702)
金刚经序	(704)
梧鼠五技而穷	(706)
先师示梦记	(707)
养志斋记	(709)
《浪漫主义的爱情》附识	(711)
余氏双孝祠记	(715)
灵岩书院·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南林中学校	(718)
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	(720)
释隆高	(768)
两节妇	(769)
答或人	(771)
阅墙与离间	(773)
摄大乘论疏略述叙	(779)
慧圆居士集序	(781)
书信	(784)
与林刚伯论艺术之躯壳与灵魂书	(784)

答徐志钧·····	(787)
答刘天行·····	(799)
复袁经纶·····	(804)
答范古农居士书·····	(808)
答刘伯庄书·····	(810)
致大圆居士·····	(817)
致唐大圆·····	(819)
答世间论质疑·····	(821)
答徐志钧·····	(827)
答陈祖光论修唯识观·····	(839)
复李静山书·····	(841)
答刘天行·····	(843)
答吴雨僧先生书（附来函）·····	(845)
与吴雨僧先生论学书·····	(848)
复陈祖光·····	(850)
答李锡本·····	(853)
答章国殷（附来函）·····	(856)
答黄世彦书·····	(859)
答张鼎铭先生来书·····	(868)
答杨慧明十问·····	(870)
诸葛武侯治蜀以严论·····	(873)
宋太祖以文臣知州事论·····	(876)
大乘入楞伽经疏证序·····	(879)
后记·····	(881)
附：《王恩洋先生论著集》总目录索引·····	(884)

评《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

评《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

中央大学哲学教授唐君毅先生，近作《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一文，载在《理想与文化》第八期，中多阐明理学与佛学之不同，与理学家所以辟佛之故，及其新立之思想体系所以异于秦汉诸儒者，识见正确，思辨渊懿，异夫寻常矣。然犹不以自是，谓予出入儒佛，可与言者，远道寄予，嘱为订正。予感其谊，特为评之。窃谓学说之辨公理也，当公言之。因先载之《文教丛刊》，以期有道之士对此问题，共与论定也。

一

论者谓儒佛之辨，在一以生死之苦为首出之问题，一以成德为君子为首出之问题。所以然者，佛以

生必有灭，无常故苦，故生死是苦。既以生死为苦，而亟求解脱，是乃从躯壳上起见，动机唯在自私，唯在功利。虽由此可引出舍染取净为善去恶之道德问题，然此是次出问题。儒则以死非即灭，而为生之终，生之完成。既为生之完成，故死非即苦。死既非苦，生自非苦。生灭非无常，生生不息正是常。故不以解脱生死为目的（实则不需解脱），而以成德为目的。既能成德，则生为美善。既能美善，其生则乐。生既是乐，更何舍生死以求解脱为？故佛学使人枯槁消沉，儒学使人勇猛奋进。以一不得生之真义，一则得生之真义也。不但儒佛之优劣从此判，即儒佛之存灭废兴亦将自此判矣。

对此问题而欲得正确之解决；第一、当问生死之是否是苦。第二、当问解脱生死之是否合理。第三、当问佛学对解脱生死之真义何在。第四、当问儒者之乐是否即在生死。将欲知生死之是否是苦，首先当问死之是否是苦。据理而言，死之为苦为乐，唯死者自知之，而人生每只能有一次死，既死复不能以其死之经验告人。故吾人如取纯客观态度，将不敢判断死之果否是苦是乐矣。但人之知物也，不纯依科学之认识，亦依艺术之感通。前者为知之事，后者为情之事。大约生死苦乐，乃纯属于情的感通。既为情的感通，则对他人之死为乐为苦，即于己情之感应而已判之矣。此可不求之佛法，即儒学而即显然。吾人当知儒者之重视死，哭泣之，丧葬之，祭祀之，其情之哀，其礼之隆，正较佛徒之火葬短丧者为十倍百倍。

彼何为而然乎？宁以死为乐而如此乎？无亦以为苦而如此乎？对死者之哀伤如何，儒者正以此徵人情之厚薄。对丧服之隆重，儒者正以此为训练陶冶人心以归于忠厚之道。若夫以死为乐，鼓盆而歌，此唯庄周之徒有之，儒者无有也。然庄周之徒亦未必以之为乐，实仍以为苦。然彼从功利主义打算，以为悲哀无益，则不如且乐之耳。儒者则正以为薄情，弗取也。

至于以死为生之完成，为生之终，此则当另有所指，乃就论者所云之成德言。死非生之终，非生之完成，乃修德之终，修德之完成耳。是以君子始曰终，小人即曰死。死也者，就其一生无所成就，一死而无余焉言。终也者，言善始善终，有以无忝于其生也。倘谓死即生之完成，生之终，则凡生物皆有死，而皆有其完成。则死之愈速者，其完成愈速。若然，则小人亦自有其完成，而夭殇者愈于寿考远矣。虽然，就君子修德言，亦宁易言完成？颜子亚圣，不但君子也。然颜子之死也，夫子不乐之，而哭之恸，曰：非夫人之恸而谁恸。又曰：苗而不秀者有也夫，秀而不实者有也夫。又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使再活十年，宁无进益？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已。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君子自强不息，辈见其有终止完成之日欤？儒者终不以死为终，为完成为可乐。盖不但于小人见其然，于君子尤见其然。孔子之哭颜子，其铁证矣。

若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固仁人志士之所乐为，所谓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者是也。虽然吾人尤当辩，彼之所乐乃在其成仁取义，而不在杀身舍生。否则为匹夫匹妇之自经沟渎，轻于鸿毛矣。成仁取义之可贵者，正以其不怖死不贪生，能以甚大之代价，甘受死亡之苦而为之也。设杀身舍生本是快乐的而为之，则匹夫匹妇亦乐之，何待仁人志士耶？又使成仁而可以不杀身，或杀身反不足以成仁；取义而不须舍生，或舍生反不足以取义，则君子固绝对不杀身舍生也。《正气歌》所以言“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者也。人谁不乐清夷含和，人谁乐乎时穷见节耶？故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死之为乐，决乎不可。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也”之意亦然。孔子并不言朝闻道即当夕赴死。乃谓果能闻道，则死不徒死，虽死而可，正以夕死之可，证闻道之要，以死得有代价故也。

吾人根据儒者之言，已证明死之非乐而是苦。更进而论生之是否即乐。就儒者言，生生之谓易。又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似乎以生为乐，宋儒周子更有“绿满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又明道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气与人同”。乃至横渠正蒙有“天地太和”之说，皆尊生而乐生。然若以周秦先儒对宇宙人生之观察，则绝不谓然。所以者何？即如《周易》，始于乾坤，则乾自潜而见，而乾乾夕惕，而跃，而飞，而终之以亢。坤则自履霜坚冰以至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从不谓宇宙之生为纯善而快乐。六

十二卦，阴阳既交，万物生起，宇宙人生变化之象也。然始之以☳☷屯，其象则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夫屯，草木初生，天地开辟，国家初建之相也。乃曰刚柔始交而难生，曰动乎险中，曰天造草昧，曰宜建侯而不宁，均非平安快乐之象也。终之以未济☲☵，其卦则曰，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中间需、讼、师、比、泰、否、剥、复、蹇、解、困、井、革、鼎、革、半，是忧危之卦。精于易者，岂果谓宇宙为太和、为康乐、为安养之世界哉。而系词则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故吾谓不经人生之忧患者，不能读易，不深于人生之忧患者，不能深于易。易之为书，正欲人于宇宙人生艰难繁变中求得其因果感应之定理，于人之所以越度艰难趋吉避凶之正道，及人恐惧修省以立命安身之恒德。其学在以人定胜天。盛德大业，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来。诚不谓有现成之宇宙，有美善之人生，足以供人生之享乐也。且亦必如是乃以见儒者之学问，圣人之经纶。开物成务者，正所以补宇宙之缺憾。洗心退藏者，正所以息人心之躁妄。乐天知命者，正教人于不圆满不美善之宇宙人生中，为顺应安忍以求自得之学也。作易者如是，孔、曾、思、孟亦无不如是。孔子之克己自讼，曾子之战战兢兢，子思之戒慎恐惧，孟子之有终生之忧，不但

不谓宇宙人生为可以优闲安宴，即对人心尤不敢一念懈弛。必如是乃为圣学，乃能刚健笃实而辉光。否则便为达观厌世颓废浪漫之行为与思想，庄周、杨朱是也。而后来王学末流亦蹈其弊焉。盖过信人生之美与人心之善者，必然与否定人生与不信自心者有同样之失也。故谓真儒以生为乐而非苦者，吾意亦不赞同。

吾人再审查观察乐学之义复如何乎？吾以为乐学之义，盖出于论语。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盖圣人之学，在求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夫安得不乐？故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单食陋巷不改其乐。孔颜乐处盖在于此。其所以乐者，乃为学之效，而非以生死为乐也。如何学乎？孔子尝称颜子好学矣。曰：不迁怒不二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则圣人之学亦居然可见矣。盖必闲邪存诚，戒慎恐惧，用功之久而后得此。夫岂恬然于人生，嬉游于宇宙，以人生宇宙本然是乐而乐之便得此乐耶？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必如是忧之忧之又重忧之，而后可以收自得而乐之效。虽然，其乐也乃超乎生死的，而非染著生死的。染著生死即是苦。即以生为乐而乐之，或以死为苦而怖之，均即是苦。故儒家之乐在学在德在道在仁而非在生也明矣。今以生死与学乐为以谈，

似有未然也。

吾人既确证死之为苦，生之非乐，学乐之非即生，则佛法以生死为大苦而亟求解脱，即无过矣。然则儒者何不求解脱生死耶？曰：孔子之圣，其智慧所至，吾人诚不敢妄测。要其进德之深，悲愿之宏。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曰：“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实已超然于生死之外，已于生死而得解脱。而又不住解脱，入世度生。是正菩萨无住涅槃境界。吾人何敢谓不解脱生死也？至于宋明儒者所以嘤嘤然诋毁佛法之亟求解脱者。实由其对宇宙人生之本体缘起认识不同，因而对人生之态度亦异。宋儒有言：释氏本心，吾儒本天。二语为道破宋儒底蕴。盖本天者，以宇宙为客观自存之总体，一切有生命心灵之物，皆自其总体以分流而出，生自彼生，歿还归彼。宇宙既为一生生不息之总体，人物皆从彼流出，今人乃欲超生脱死，是何异于庄周所讥不受炼之金而跃然以求免乎？故只应存吾顺事，歿吾宁也，而不敢有所抵拒。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则死听其死，生听其生，生不敢避其苦，死不敢私其身，则即合乎天地万物本来一体之仁，而得乐天安命之智，此宋明儒者之所以傲然自得，而讥笑佛徒之往而不返者也。（正蒙语）若夫佛法则不然。彼不承认天地宇宙为客观存在之总体，而认为自心所现之境相，业力所感之依报。故非天地生人，而为心生天地。天地既随心生，则心转而天地随转。生死既随自业力烦恼而轮回，亦

随净业而解脱。解脱转依，既本操自吾心，则其亟求解脱为非妄，而反以沦溺生死不期出离者为可悯矣！夫两家之学说孰是孰非，固非片言所能判。然而吾则固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者，吾则从佛矣！

次问佛之解脱生死也，究以生死为第一义耶，以善恶染净为第一义耶？曰：佛法之出发点，似为出离生死。然若问为生死之根本者，则在惑业。依十二缘起之生命观，则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此十二缘起，摄于三杂染。无明、爱、取为烦恼杂染。行为为业杂染。余法为生杂染。生死者其果，烦恼及业者其因。为凡夫说法，当令知苦，使生厌离。为菩萨说法，当令知无明行，令除根本。然而生死之可厌者，仍为其为有漏杂染之故。苟非杂染，则菩萨地狱而可入，又何人生之足畏耶？菩萨之长劫轮回以度众生，则若非所畏，而所求者，唯在无上正等正觉，以自觉觉他，同趣光明，而净化其心行德性。则以佛法为从躯壳上起见，从功利上起见，从自私起见者不然也。

次更当问，对佛法而实有得者，对生死果以为苦而更无所乐耶？曰：是又不然！于佛法真有得者，盖不以生死为苦，而且可以生死自由。彼视生死为幻梦，见性体空，无生足恋，无死足怖。是以欲生则生，不避艰难。欲死则死，不恋形骸。彼弃生命如敝屣，而又了然于生命之原无穷尽。是真乃视死生为旦暮，无损益于性德之纯全，彼何不乐，彼何不常？故

无常、苦、空者，为入法之门。常乐我净者，为证法之效。如儒者之成德，如孔颜之乐处，乃至成仁取义大悲利物，是固学佛者之所同具，岂复相为背驰哉？故于此等处正可见儒佛之不同，不必以为儒佛之异。非异立异，非唯不知真佛，亦且不知真儒，此宋明儒者之陋，岂宜更引其绪哉？

二

论者谓宋明理学家与佛家异者，即佛家以当前之现实宇宙为空，而宋明理学家则以之为实。故横渠诋释氏“诬天地为幻妄，尘界六合而为梦幻人事。”明道曰：“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晦庵曰：“释氏一切皆虚，吾儒则一切皆实。”论者对佛法认识较深，以为未得佛家意，不可持以辨儒佛。以佛家但空我法二执，不空依他、圆成。依他起性，即可安立现实宇宙也。然又谓佛家谓诸法必待缘生，而必言必待缘灭。待缘而生，则生非必然之性。生已即灭，刹那不住，则无常乃诸法之性矣。故一法可生亦可不生。其生也理由不在其本身，其生非必然。依他而起，则可不起。既灭可不生，则一朝大地平沉，山河破碎，宇宙永成空空荡荡一无所显现之境，在理论上实无不可，既此相似相续之宇宙，随时可以断灭。在传统的儒学则不然。言生生，言生成，言始终，言元亨利贞，不言生灭之义。《易》言“与时偕行”。言“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日进无疆”。孔子曰：“逝者如

斯乎，不舍昼夜。”《中庸》言“天地之道生物不测”。诗言“惟天之命于穆不已”。具见儒家肯定生生不息之机为宇宙之本性。由此生生不息之机贯注于一切事物中，故生为诸法之自性而永无断灭。此则佛儒两家乃根本不同。盖佛法之宇宙万法终是或然的有，而随时有断灭之虞。而儒家之宇宙万物乃必然得有，而永无断灭。是则乃可以言佛氏落空，而儒家为绝对的实也。且谓宋儒肯定此真几之存在也，自觉的加以建立。濂溪指出之：于一动一静互谓其根之太极中，横渠指出之：于贯有无隐显虚实不二之太和中，朱子则指出之：于生生不息之理中，明儒则多指本心良知为生生不已之真几所在。皆积极的加以肯定，而复自觉的加以说明。此尤为宋明儒之进于以前儒者也。

此一段议论，简言之，则谓佛法看宇宙为一件一件的事物之相续。——即诸法之相续——而诸法之生也必待缘始生。生非内在之自性。其灭也。乃内在的自性。故生则必灭，而灭可不生。如此则断片的宇宙，其相续也乃真虚无缥缈而不可信保矣。儒家则谓宇宙事物谓一生生不息之化机之流行之所显现。生生之机既无止息，故宇宙万法之生本然而必然的，有其内在具足之动力而恒久充实的生成，永不虞其断灭，而宇宙自真实的存在矣。

今谓如就宇宙万法之生起言，宋明儒者之所言实属于玄想，而未有充实的内容。远不如佛法之言为客观为具体。宋明儒者以生生之机归于太极、太和或理或良知，只有空洞的名词而已。此太极、太和等之何